

写食主义 陆静

## 吃饅餮



饅餮。资料图

车抵青州古城，已是中午十一点。

站在城门口，先被古城巍峨厚重的城墙、高耸的剑楼、斗拱交错的古建筑所震撼。我们拒绝了观光车的好意，笑着徒步于明清的古街老巷。走在千年古风汉韵里，与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万人流摩肩接踵。

十街十纵横，我们只走一街一纵就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此时，已是中午12点，我们决定歇歇脚，找个地方吃饭，给身体加加油，尝尝当地的美食。四个人四双眼分别浏览街边美食店及各种美食摊档，七嘴八舌，难以抉择。突然，一家店面上的两个字“饅餮”吸引了大家的眼球，大家一时都读不出来。出于好奇，且大家都想搞清楚“饅餮”是啥美食，于是，异口同声：就吃这个，看看饅餮到底是什么稀罕物。

进店坐定，我赶紧掏出手机百度，饅餮的读音是gǔ zha，哈哈，原来是饺子他哥。

饅餮是一种传统食品，在威海文莱一带，饺子有时也被称为“饅餮”或“饅子”。这种食品通常是用麦子面做的圆形食品，用于待客。此外，饅餮在山东方言中也有提及，其繁体字为饅餮，原称“饅餮(duò)”，在宋朝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有记载。有民谚称“入伏饅餮，立秋面，谁要不吃拉(肚子)半年”。对应地，饺子汤被称为饅餮汤。有时候，大家不包水饺，而只是做面汤，也叫饅餮汤(古扎汤，疙瘩汤)。由此，可以推测出发明饺子的人是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著名的“医圣”张仲景！当年张仲景用草药和肉馅包成饺子，治愈了河南南阳人的冻疮，自那以后，饺子就成为了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！

大家搞清楚饅餮的读音和词义之后，都笑着说，原来是饺子，就吃它吧，看看名为饅餮的饺子到底是什么味道，与我们平时吃的饺子有什么不同。于是，我们点了两盘小菜，坐等饅餮出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家店店面干净整洁，菜和主食都是新鲜现做的，饅餮的制作过程都是透明可视的，从食材选用，到人工和面擀皮，通过摄像头一一展现在顾客面前。

趁大家小酌，我看了关于这家饅餮店的文字介绍：逢王周氏在安丘是名门望族，十五世祖曾在乾隆末年中举，在潍县为官，其后人在潍县经商多年，其中经营最好的要数“周记大饅餮”，它以皮薄馅大、味道鲜美而闻名，在老潍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清

朝末年，因战乱迁安丘经营，被统誉为：“安丘大饅餮”。抗战期间，周氏家回老家避难停业。再后来，曾经的老匾《周记大饅餮》和举人匾《文魁》不知去向，有人说做了学生的课桌，有人说50元被卖到乡下。

2016年，周氏后人继承祖上遗志，传承饮食文化，重振祖业，在青州古城开了这家老店。周氏后人秉承祖训：“真材实料，至臻传味，良心经营。”真材实料与遵祖训经营，让“周记大饅餮”重放异彩。为弘扬传承齐鲁饮食文化，使其成了人文标志，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，改名为“安丘大饅餮”。

看完简介，热气腾腾的饅餮也出锅了，我们坐下来享用，真是满嘴肉香，吃得特别安心开心。至于这饅餮和饺子有什么不同，就两个字：好吃。我们本来是要吃流水席的(就是不在一家吃饱，而是沿街挨个把那些美食摊档里的美食都尝一尝)，但吃到一半，大家说，再来两份！

大家吃得心满意足后，才站起来说，这饅餮真好吃，咱们去找他们要个秘方吧，回家也照着做。老板娘笑着说：没有秘方。如果非要说有，那就是要求员工认真做好每一个饅餮。

我们一行四人笑着走出店门，个个脚下生风。友人师恒洲说，我们吃的可不是普通的饺子，是饅餮！是饺子他爷！老宋说，我们吃的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齐鲁大地根脉相传经世致用的济世精神。我和四青打着饱嗝，边笑边浏览街边风景说，我们吃的是齐鲁大地根脉相传，经世致用的济世精神。

琼州风物 唐凯

## 红树林之恋



临高后水湾的红树林。资料图

在临高县和儋州市交界处的后水湾里，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。红树林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，白鹭翔集，好不壮观，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好去处。

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着海岸线，从海口一路蜿蜒伸向临高，濒临红树林而过，设计者唯恐游客沿着旅游公路观看红树林会意犹未尽，又别出心裁地修了一条新盈支线，绕着红树林向新盈港方向伸展而去。偌大个红树林湿地周边，分布着许多村庄，如临高这边有彩桥村、和贵村，儋州那边有东场村、泊潮村等，每个村庄都是观赏红树林和鹭鸟的好地方，红树林周边因此成了旅游公路的打卡地。

从环岛旅游公路拐向海边两三里路，是彩桥村。彩桥村，一个富有诗意的海边村庄，村后绿山坡，村前红树林，村子真是名副其实。彩桥村不远处，是一座名为“彩桥记忆”的大型民宿。而和贵村旁边，则建起了一座名为“鹭港小站”(又称“观鸟驿站”)的休闲景点，还有个“白鹭公馆”的民宿。

前些日子，几个外地老同学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来到红树林，作为临高当地人，我自告奋勇当导游，要让老同学们好好地游览一下红树林。恰巧天公作美，

炎炎夏日里竟碰上好一段日子的阴雨天气，让我们享受到了夏日里难得的凉爽时光。上午，来到“彩桥记忆”时，天气晴朗，我们登高望远，眼前呈现出红树林的壮丽美景：一片片墨绿色的红树林和一滩滩的浅水相映成趣，白色的鹭鸟栖息在树上，墨绿中现出星星点点的白色，煞是有趣。海风吹来，一会儿，鹭鸟三五成群飞起；一会儿，鸟儿们又落到树上，好像给人们表演似的。一些地面较干的湿地里，散布着三三两两的鹭鸟，鸟儿们走一步点一下头，那么专注那么认真地寻找着什么。一会儿，觅食的几十只白鹭突然惊起，成群结队地飞上天空，发出阵阵叫声。好一幅美丽的红树白鹭图。

我们开着车，顺着环岛旅游公路新盈支线的红树林一路游览。三三两两的游客，信步红树林边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来到“鹭港小站”，亦称“观鸟驿站”，一个地方挂着两块牌子。驿站里，许多人在悠闲地喝茶，观赏眼前的红树林美景；有人拿着手机对着红树林拍照录视频。驿站旁边，一条高大笔直的防潮坝在红树林中穿过，伸向南面远处的红树林，再伸向陆地，把海湾分为两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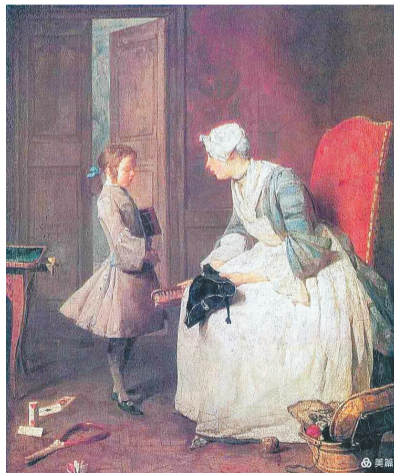
防潮坝的东边，海水时有时无，是一片红树林和一群群白鹭，防潮坝西边，涨起的潮水几乎把红树林淹没了，但白鹭们没有放弃在红树林树梢上玩耍嬉闹，一会儿飞起一会儿落下，上上下下翩翩起舞，好不惬意。

西边远处，在儋州泊潮村和临高头咀村交界的海面上，大大小小的渔船和养殖网箱星罗棋布，海风吹来，渔船和网箱轻轻地上下摆动，一片平和闲适的景象。

一片片美景如一张张图画，让我的几个同学着迷，直说不虚此行。

市井烟火 李晓

## 老师的目光



夏尔丹画作《年轻的女教师》。资料图

高中时期的宋老师是我6年前添加到微信里的，他当年教我历史。82岁的宋老师之前用的是老年机，做了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后，他的视力恢复了一些，但看书要用放大镜。宋老师的女儿给他买了智能手机，并教他用上了微信。

那年我刚出版了一本随笔集，给宋老师送书时，他很激动，双眼老泪汪汪的。宋老师坐在家那把有了几个破洞的老藤椅上，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这本小书，他还用笔在书上勾勾画画作批注，一如当年给我批改历史作业的样子。有一天，宋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：“我想跟你谈一谈！”宋老师的语气很是诚恳，我答应了他。

我来到宋老师的老房子里。老房子

是30多年前买的，没安装电梯，平时宋老师很少下楼，他在家用放大镜看一些历史书籍，或陷入藤椅里，眼神怔怔地思考问题。那天，宋老师跟我谈起读我小书后的感受。“总的来说，写得很好！”宋老师挥舞着右手说，“但是……”宋老师突然加重了语气，跟我说起我文章里的一些局限：用词不够严谨。我走上前，摩挲着宋老师的手，他的手指头肥胖粗短，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。宋老师的手在不停地抖动，他女儿告诉我，父亲患有帕金森综合征，这是一种因为中枢神经系统退化性失调引起的肌肉运动障碍病。我起身，给宋老师鞠了一个躬，表达我内心的感动和感谢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文字的田园里寂寞耕耘，如传统农耕的方式缓慢守拙，也时常感觉我文字的读者已如村子里的老庄稼人一样稀少了。我在寻找着冥想中的读者，在漫漫黑夜里倾诉衷肠，能在文字上遇见宋老师这样的提灯人，我是幸运的。

想起我那年到一个小镇工作后，年少轻狂，常常语出惊人。单位里的人见我整日趴在办公桌上，涂抹一些云山雾海的文字，他们忧心忡忡，长吁短叹。宋老师来到我单位的办公室，他给我送来了几本中外文学巨匠的书籍。宋老师说：“你多读读这些文学经典，慢慢吸收，对你写作是有用处的。”宋老师送来的这些书，我都读了，多多少少强壮了我文学上的骨骼。宋老师对我写作上的殷切希望，让我动情，也让我不安。这些年，我在一个人写作的僻静山野小径上，依然是寂寂无名。我甚至自暴自弃过，埋怨过自己根本没有写作上的天赋。有天，我跟宋老师谈起这个话题，我说：“宋老师，我觉得自己没有写作的天赋，我这辈子是不是走错路了？”宋老师缓缓起身，嗓音变大：“你怎么这样看轻自己，你写的这些东西，我都是认真读了的。你自己要相信自己嘛！”宋老师的额头上，有了细密的汗珠。

宋老师那语重心长的鼓励，让我心有归处。一个庄稼人抚摸着汗滴禾下土后收下的粒粒粮食，一个写作者面对浸透自己心血的个个文字，心情是一样的。

在一次高中同学会上，人到中年的同学们搀扶着当年任教的老师来到聚会的山庄。事业有成的同学们向老师们汇报着这些年的情况。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同学，安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，我见他低下了头。这时，宋老师招呼我一同坐到他身边去。这位高中同学，当年成绩优异，高考时顺利上了一所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到一家工厂上班，后来遭遇了一些变故。捡回一条性命后，他每天做康复训练，我时常见他在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摇摇晃晃走路，有时靠在树上喘息。宋老师知道这个事情后，委托女儿去看望了他一次。宋老师还给他带去了一封手写的信。有一天，我在这个同学家里读到了这封信，宋老师的字体倾斜，如一排排翩翩欲飞的小鸟，字字暖心。

3年前的秋天，我父亲去世了。在父亲的灵堂，来了几位颤颤巍巍的老人，他们给我那笑咪咪的父亲遗像鞠躬悼念。我在一旁凝望着这些老迈的身影，感觉他们血脉一样融入了我的生命。他们，是指我那些依然健在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任教的老师们。他们虽然不常相见，却像亲人一样融入了我的生命里。